



1988年,张光年在儋州东坡书院留影。(资料图)

今年,是张光年诞辰 100 周年。由张光年与冼星海共同谱写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半个多世纪来传唱不衰,鼓舞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,团结奋斗。

张光年(1913—2002),笔名光未然,诗人、文学评论家、文艺活动家。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党组书记。代表歌词《五月的鲜花》、组诗歌词《黄河大合唱》,论文集《风雨文谈》、《青春文谈》、《光未然戏剧文选》、《文坛回春纪事》、《光未然诗存》、《张光年文集》(多卷本)等。他从 1935 年从事写作,创作生涯长达 60 多年,最早他以诗歌创作奠定在文坛上的地位,散文、戏剧和文学评论在国内外也享有盛誉。

年过古稀的张光年写出来的作品,仍然充满激情,感人肺腑。1959 年春节后、1988 年建省前,张光年曾两次踏上海南岛,给海南文化注入一股新鲜活力。

提起张光年的名字,人们的耳畔都会不自觉地响起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雄浑的歌声,顿时令人热血沸腾!由张光年与冼星海共同谱写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半个多世纪来传唱不衰。我是唱着《黄河大合唱》长大的,酷爱张光年的诗,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拜读过,只是与他始终缘吝一面。

“载笔天涯作壮游”

1959 年春节后,张光年曾同周扬、袁水柏、侯金镜等一行人来海南旅访一周,时间虽然短暂而匆忙,却给海南文化注入一股新鲜活力。岁月如流,星移物换,时隔 29 年之后,张光年应邀和黄绿叶、吴桂凤一行三人,于 1988 年 2 月 27 日即海南建省前夕,在一片热气腾腾气氛中重访海南岛。

张光年下榻海南行政区第一招待所——海南宾馆。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希望张光年在海南多走走,多看看。张光年说,我是来祝贺(为海南建省)的,来求知的,也算一次创作旅行。

第二天上午,与张光年曾有一面之缘的朱逸辉陪同客人参观海口市容。张光年拜谒了李硕勋烈士纪念亭,重访整修一新的五公祠、东坡祠,经滨海大道谒海瑞墓。朱逸辉谈及海瑞墓“文革”中被挖,将海公遗骨游街示众,张光年大为感慨地说:“真是野蛮极了,疯狂极了!”接着口占一诗曰:目可抉,舌可刳,/碑可断,墓可翻,/海瑞精灵长留天地间。/椰林下,大海边。/新墓起,更壮观。/游人如织夸海瑞,/声声告慰田汉与吴晗(《谒海瑞新墓》)。

3 月 2 日是元宵节。当天下午,海南宣传部门的陈录光、何如伟、罗德贞、朱逸辉、叶蔚林等,前来海南宾馆拜访张光年,征询他对海南文化建设特别是开展文艺创作的意见。张光年谦逊地说:“我是下车伊始,对海南所知甚少,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。现在诸位虚心下问到我这里来了,那就与大家交换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吧。”

张光年认为,海南要有自己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。他说:“我们的文化、文艺要吸取国际上好的东西,我们自己的许多宝贵传统更要发扬。”谈及文艺创作话题时,他勉励海南文艺家:“海南过去有 23 年红旗不倒的光荣斗争历史,现在又面临开发建设的热气腾腾的历史场面,二者都在呼唤作家艺术家深刻地热情地表现它们。生活本身正在孕育着独具特色的、优秀的乃至杰出的海南文学。”……

张光年海南行——

载笔天涯作壮游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

晚上张光年上街观看海口闹元宵夜景归来,灯下赋诗曰:八方热眼望琼州,琼岛而今喜事稠。闻鸡起舞腰肢老,/载笔天涯作壮游。此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诗人初到海口时的激动心情。

岁月沧桑故人情

张光年离海口旅访的第一站,是去文昌看望阔别了近半世纪的伍虹。

伍虹早年在马来西亚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华侨革命活动。1941 年张光年与他同在缅甸的时候,朝夕共处,情同手足,他曾帮助张光年编辑《新知周刊》,做了大量辛勤细致工作。此后自 1945 年至 1988 年两人整整 43 年没有见过面,也不通音信。张光年对老友怀念,却魂牵梦萦。

当天小雨路滑,车近两个小时才到迈乡镇伍虹的家。伍虹父子早就在村头守候迎接。伍虹紧紧握住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张光年的手。伍虹介绍张光年同他的老伴与亲友等相见,拍照留念后,摆两桌丰盛的菜肴招待张光年一行,席间宾主其乐融融,一起回忆起缅甸往事。

四十三载风雨,唯真情不变。张光年和伍虹依依惜别,途中口占七言绝句:曲径穿行木麻黄,/村头迎客项热肠。/文昌隐士开颜日,/四十三年一饭香。此月中旬返海口时,张光年立即将此诗写成条幅寄赠这位老友留念。

返京后,张光年还将他近期出版的《张光年文集》(五卷本)和凝聚了他 40 年心血的《骈体语译文心雕龙》寄赠伍虹,友谊温暖和慰藉着老友的心。

一路行程一路歌



张光年在创作中。(资料图)

告别文昌,张光年一行驰车沿东线公路南下。来到兴隆农场时,场长让客人尝尝喷香的兴隆咖啡和农场自制的水薯糕。话题谈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,廖承志同志为安排印尼等归国难侨创办这个农场,他亲自来到这里选点、规划,以后不断

关怀。经过 30 多年,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确实不易。回到宾馆,场长派人送来纸笔墨汁要求题字,张光年用大笔在整张宣纸上题词曰:拓荒创业何容易!宝地兴隆忆廖公。

当天下午登车去三亚,下榻鹿回头宾馆。翌日上午,访天涯海角,游览大东海,山顶鹿回头石塑似乎对张光年尤其有吸引力。回宾馆休息时张光年一口气写成《鹿回头歌》,抄录如下:

快步追来! /快步奔走! /从五指山奔来/从东山岭奔来,/奔到天涯海角,/猛回头。/往事不堪回首! /回顾所来路:/多少血泪? /多少悲愁? /仙界何处有? /向何处追求? /辜负了宝山宝水,/彩贝金瓯。/都因封山锁岛,/千年落后。/捧着金瓯讨酒,/代代蒙羞。/猛回头,/看祖国改革洪流,/越过琼山琼海,/扑向天歌! /我是年青的鹿。/我是英雄的鹿。/猛回头,/放开歌喉。/宝岛青年齐动手,/改造琼州!

这首诗富有新意,予人以鼓舞和力量!

次日凌晨,车子进入迂迴曲折的山路,抵达通什市(今改名五指山市),入住度假村(云栖宾馆)。度假村是太平山旅游区的一部分,村旁是天然公园,后山有太平飞瀑,村前村后都是浓密的原始森林,加上鸟语花香,张光年不禁为这人间胜境所陶醉了。度假村要求客人题词写字,张光年欣然命笔,为度假村写了一张横披:观瀑,一副对联:窗外凝眸,画中读画;泉边侧耳,诗里听诗。联语平仄协调,对仗工稳,诗人却嫌未写出景观特点,于是又写了一首七绝,诗曰:通什山色牵人襟,/牵入云栖度假村。/为访飞龙真面目,/何妨拾级一千层!另外,还应主人请求为通什市挥写一张横披:四围山色浓于酒,天造地设旅游城,一幅匾额:天然公园。张光年好诗佳联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

张光年与通什主人握别登车,过毛阳后向西南行,参观乐东县城、东方县八所镇、昌江县石碌镇及海南铁矿、“两院”等处,诗兴大发,告别“两院”前诗人挥毫题了一首七绝:嘯傲热林绿海中,/奇花异木闹春风。/试管工程结硕果,/两院万智夺天公。藉此赞扬两院在科研方面的成就。

在东坡书院。张光年怀着对这位大文豪的敬畏之心,题诗一首:天涯海角一东坡,/木屐椰笠笑意多。/

谣诼纷纷何足怪,/吟我新诗唱我歌。藉以表达他对坡翁的景仰之情。

一颗燃烧的心

张光年一行沿东西线大体上环岛走个大圈儿,于 3 月 14 日返回海口,仍住海南宾馆。

张光年游兴未尽,作家冯秀枚邀他和黄绿叶、吴桂凤一行 4 人驱车前往离海口不远的演丰镇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游览。红树林之游,一些新鲜印象和联想,常系诗人心头。返回北京后不久,长诗《红树林之歌》便应运而生,全诗 124 行,分三章,这里选录第三章:

啊,红树林啊红树林,/你是海南岛历史的见证。/说不尽的风风雨雨,/说不尽的惊涛骇浪,/说不尽的喜怒哀乐啊,/今天六百万海南人民,迎来改革开放的新生命,/天涯海角张开热情的臂膀/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。/牙龙湾袒开温暖的胸怀,/把开拓者从头到脚亲吻。/五指山向北京举手致敬。/海南省的心脏海口市啊,/汇集着四面八方的壮志雄心。/长期孤悬在外的宝岛啊,/全中国投来热情的眼睛!/你能行吗,我的海南岛? /你能飞吗,我的海南省? /啊,海南,祖国的宝岛啊!/你耽误了那么多岁岁年年,这一回可得要抓紧抓紧/海南,能飞吗? /能飞! 能飞! /我们练就了雄鹰的翅膀。……红树林啊红树林!/祖国的珍宝红树林! /人间的奇迹红树林!

诗人一气呵成这首气势磅礴、感人肺腑的长诗之后,曾写道:“自觉情真意切,经过适当的调整(摘编),很可能成为一个大合唱的歌词,有作曲家乐于一试吗?”遗憾的是,似乎迄今没有一个作曲家作出回应。当代的冼星海,你在哪里?

不久,他的又一篇新作《海南日记》在《新观察》上和读者见面。这篇洋洋数万言的佳作,以生动活泼的日记形式,把海南旅游考察的全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,被誉为一篇诗与政论相结合的散文。从作者酣畅的行文中,读者不但感受到它的诗情画意,还看到了海南的过去、现在和发展前景。海南之旅后他利用返京治病时间写成这篇日记,以遂他“为改革敲边鼓”的心愿。

(本文写作参考张光年《海南日记》和朱逸辉、伍虹之子伍世琨等人的回忆)